

美丽的花火

月色故乡(组诗)

□ 燕南飞

归宿

亲手点亮小村的每一盏灯火
爱从你的第一滴泪开始，泪透窗口，
鸦雀无声
爱从你的黎明开始
梳理灶火中些许慌乱
曾爱过琵琶低语

当地又一次救下孤烟与落日，也救下
巴特尔撒野的心。
从此，一座村庄就有了归宿。她的
名字

会和一个男人的脚步早出晚归
并小心翼翼
生怕踩疼村庄的筋骨

葵花盛开的样子

守山人，坐成了一座山的样子
眼见落日余晖
就是一次投宿

成千上万朵花开花谢，都是永别时
嫣然一笑
此刻的灿烂
是用一辈子完成的惊险

他把光阴一寸一寸量完了。他笑。
他亲手凿下的墓碑
就是一垄葵花盛开的样子。它们错
落有致，向着彼此致敬

多么像一只虫子，一寸一寸往土里拱

偌大旷野还剩下一大片葵花，毕恭
毕敬地
向着一颗落日俯首
多美啊

他总是在这一刻泪流满面
他要亲手将自己种进去，种成一棵
葵花
还要怒放

月照故乡

它总是能把一个孩子的童年钓上来
或者小心翼翼地收网，捞起那些儿
女，整个村子
便被刮刮得一千二净

它的弦上，绷紧我们的家园
屋顶上丛生思念，风一吹，就沙沙作响
把黑夜，留给月光
把灯火，留给我
把我，留给母亲

当一颗月亮找到你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相认的时候

有人会把自己削成一件乐器的样子，
送给你
去归途上弹响

月照故乡，并喜欢在此偏安一隅
当一颗月亮想起你的时候
就是你在它掌心长大的时候

它恨不得扑进怀里
和你抱头痛哭。那根弦，弹一下，便
响一声

而月光满地，这白花花的银子啊，将
要买走我们的一生

还乡记

河流，是老村的一道泪痕
与一滴汗水的轨迹，没什么两样

每个人，都要把余生寄存在这里，像
一笔
私藏的时光，分期来取

“吾儿，见字如面”
白发渐生者，都成了牵肠挂肚的老
父亲

远在天涯的孩子，将每一根香烟
都抽成了炊烟的模样

一匹老马拖着黄昏，缓缓归来
每一条小巷都是一句土语，在它的
身体里游走

我不知道该怎样将一柱倾斜的炊烟
扶起
该怎样拥抱这些等候多年的老母亲

每一根小小的刺
扎进身体里，就是一根骨头

星诗空

□ 吉安

当我走进生产钻戒的流水线车间，我被那些
埋头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孔震动。

就在这座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里，我注意到
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他有一张清秀温和的
脸，眉宇间写满了执着。他坐在整个车间的门口，
好像守门的卫士。一桌一椅，一台镶钻的机器，便
是他工作的全部内容。他正一心一意地钻研着手
中小小的戒指，和上面需要用放大设备才能看清
的璀璨的钻石。他没有加入流水线的队伍，我因
此心生好奇。车间的工作人员于是告诉我，他刚
刚参加工作，尚不熟悉镶钻的手艺，需要一段时
间的学习，才能变成一个合格的流水线工人，完成
这一不得有丝毫马虎的精细环节。每个年轻人都
要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掌握钻戒的制作流
程，成为技艺精湛的高级蓝领。一旦他们成熟，即
便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也要向这些实践经验
丰富的师傅学习，才能在团队中立足。

一枚小小的为全世界的恋人守护爱情的钻
戒，需要设计图纸、压胶模、注蜡、铸金、镶石、抛
光、喷砂、电金等20多道工序，才能最终抵达神
圣的婚礼殿堂，让恋人一生珍藏。它倾注了无数
年轻人的汗水，也凝聚了他们激荡的青春和梦想。

我不想停下脚步，问一问那个沉浸在小小
的工位前，俯身学习镶钻工艺的年轻人，他来自哪
儿？他的故乡有没有波澜壮阔的大海，或者绵延
起伏的群山？当他走出故乡，奔赴千里迢迢之外
的深圳，他有没有过胆怯？他希望10年后，自己
能从流水线的车间门口，晋升到哪个位置？每天
他走出嘈杂的车间，看到漫天绚烂的晚霞，他有
没有憧憬过属于自己的爱情？当一枚能够留住
未来恋人的小小钻戒，在那些晨光熹微的黎
明，他对自己有过怎样的承诺？而那些
听着天南海北工友的鼾声入眠的夜晚，他又
有过怎样斑斓的梦境？当他抬头看向天
空，或者俯视大地，那些飘荡的云朵和

风且吟听

□ 李忠元

小时候，老家的村前有一条赶截道，
两边是一溜土梭子，种着低矮的灌木，大
多是柳树毛子，为的是方便牛、马等牲畜
通行，牲畜糟蹋不了旁边的庄稼，故称“赶
截道”。

经过村前的赶截道，走一里地的路
程，就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原上蒿草
丰茂，百花飘香，小溪潺潺，群鸟争鸣，一
派诗情画意。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广袤的草原上度过
的。那时，农家人口多，农活很繁杂，为了
缓解大人的压力，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要帮
助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我的活儿就
是在草原上放牧。

我的童年几乎都在草原放牧，那里留
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每天，我牵着马，
于清早启程，沿着那条赶截道一直向前，
到草原放牧。那时青草遍地，且长势良
好，早晨草叶上点缀着密密麻麻、分布均
匀、晶莹剔透的露珠。我踩在软绵绵的草
地上，走不多远，脚上穿的黄胶鞋便湿透
了，灌进鞋套里很多露水，走起路来呱
呱呱，活像一脚踩到了蛤蟆。那时没钱买
靴子，脚上始终穿一双解放牌的黄胶鞋，
走在水草丰美的草地上，走遍了沟沟坎
坎，踏遍了千山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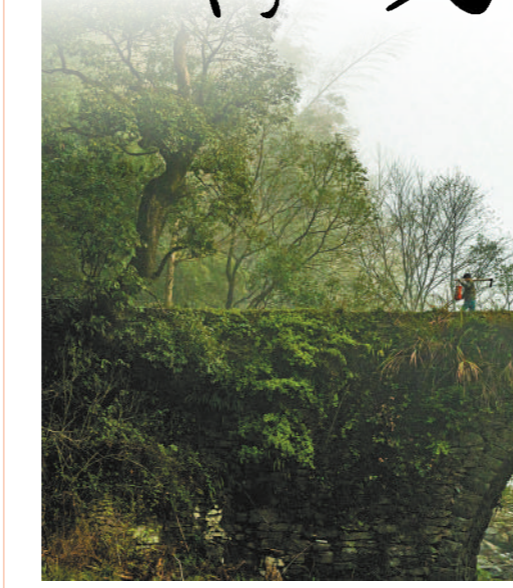
我家养的牲畜虽然不多，但马、牛、驴、
骡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种都养过。后来，
家中买了一辆小马车，我去草原放牧再不
用那么劳累了，只需套上小马车，让马一
路驮我，一边放牧。坐在马车上，我可以
悠闲自在饱览沿途美景，或者坐在马车
上看书，享受一个慢悠悠的诗意旅行。

到了草原深处，我将马套卸下，用一根
长绳，将马拴在车上，这样我就可以去玩
了。草原有很多好处，把牲畜放在一边，
我一头冲到草原里采野花、挖野菜、掏
鸟窝、下夹子捕野兔……

说到野花，我的眼前立刻涌现出一派
诗情画意，草地上点缀着很多野花，煞是
好看。有烟火头、小蝶、野黄花……很
多野花长得很美，但却一叫不上名字。

那时的草原百鸟争鸣，有公黄、母黄、
七彩蓝、水扎、油拉鹈子、鹌鹑子、云雀
等，它们展翅在天空，一个比一个飞得高。

北国风光
乡间
李昊天 摄



远去的驯鹰人

□ 赵琳

絮语怀

雪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悄然落
满乌审旗中部的嘎鲁图镇。

一夜的雪，牧人、羊、马匹、
牛、狐狸、猎狗踩出的羊肠小道，
所有的足迹都被掩埋，百里牧场，
只有白嫩的月光覆盖在茫茫草地。

那时我正处于往返城市和牧
区的青年时期，仿佛我一直在逃
离，却又一直在场。一次次归去
间，记忆如同遭大地反噬的草，一
遍遍被命运碾压为灰烬，又无数
次被春风唤醒，经久不衰……

从榆林回到嘎鲁图镇的傍晚，
吃完祖母煮的面条和羊肉，祖
父就带我去20公里外的阿根斯
爷家。

白天的雪并未全部消融，路
上有稀稀疏疏牲畜踩出的痕迹。
沿途蒙古包里不断传来歌声，这
是年末，整个草原最热闹的时候。
祖父骑马走在前面，马鞍右
侧挂着矿灯。我的枣红马半
没见，看上去更壮了，用腿轻轻一
夹，一溜烟跑在前面。这条通往
阿根斯爷家的路我已往返10
多年，闭着眼都能找到。今晚的
月光有些消沉，雾茫茫地照着草
原，但我仍旧好几次跑到前面。

半年多未见阿根斯爷爷，我
很想念他；准确来说，我想念他
家的鹰。

祖父说，今年下半年阿根斯
爷的身体很不好。他去看望过
两次，小腿肿得像被成群的蜜蜂
蜇了，红通通的皮肤透着光，灯
光中都能看见皮肉里面流动的血。
阿根斯爷爷老了，76岁的年纪，
骑马摔在雪堆里，第二天才被人
发现。那晚零下十多度，把他一
双腿冻伤，加之腿上旧疾发作，
自此不能下床。

我有些诧异。暑假从榆林回来，
祖父和阿根斯爷爷在镇子接我。
他们两个人两匹马，马背上挂着
几张皮，他们在集市上将完整的
皮售卖给商人。那时的阿根斯
爷爷很健谈，面色红润，精神奕
奕，一副德高望重的长者模样。

我那天回镇子，第一眼就见到
阿根斯爷爷，他那双深邃的黑晶
色的眼睛正盯着我。我大声地跟
他打招呼：“尊敬的阿根斯爷爷，
您家的鹰呢？”他笑呵呵地点
燃一根烟，从兜里掏出一根短短
的洁白光滑的骨笛给我。他用大
手摸摸我的头，说：“孩子，老
天正要收走我这个腐朽的皮囊。
我很高兴见到我可爱的孩子，
我的鹰在哩，它很想念我的孩
子们。”

我把手伸进背包，取出一个黑
色眼镜盒给他。

“尊敬的阿根斯爷爷，爸爸让
我带回来的，是榆林城里最好的
眼镜店买的，是最好那种，是
带着金边的那种。”他的眼睛
不好，托祖父带话给父亲，让我
带回一副老花镜。
夕阳映红嘎鲁图镇，我们牵马
走过镇子。镇子的热闹声越来越
远，所有人像是和我一一告别，
他们熙熙攘攘拥挤在街道两旁，
好奇地打量骑马赶集的人。这
几年，汽车、摩托车成为牧区
出行的必备工具，集镇上马的
影子越来越少。马好像突然消
失不见，只有牧区才能看见健
美的骏马。

童年的牧区，有无穷的美好
生活和神灵眷顾的新奇事物在
呼唤我。这让我觉得草原的风
有马奶酒的清香；草甸的云朵
是自由的，和洁白的羊群隔着
山冈对望；鹰盘旋在高空，俯
瞰大地，它在觅食，在狩猎，
在巡视……

我坐在祖父背后，紧紧抱住
祖父的腰。阿根斯爷爷骑一匹
老马，唱长调，手里摇晃着酒
壶，给我们讲述这段时间草原
上的事。谁家的姑娘出嫁，他
去做媒人；谁家的牛羊从出生
到走出牧区，都没有喝过萨拉
乌苏河的河水；谁家的碎事如
同遍地沙石，磨着他摇晃的牙
齿。他说到移居城里的两个儿
子，沉默不语，在空中甩手抽
了几下鞭子，马调皮地扬起马
蹄。到家后，祖父留他一起吃
晚饭，他执意要回去，放心不
下家里饿着的鹰，他要回去
喂养鹰和牛羊。祖母把煮熟
的羊肉切块，和新出锅的花卷
一起打包，满满当地挂在他的
马鞍上。

他吹着口哨，翻身跨上马跑
出一段路，还不忘记转身留下
一句：“孩子啊！明天来看
鹰。”

我站在门口，马匹在夜色中
越来越模糊，直至马蹄声渐
远，才转身回家。饭后，仔
细端详这根短短的骨笛。笛子
下端挂了五彩的吊坠，象征
平安吉祥；中间部分白嫩嫩
的，手指按上去，正好堵着
笛子的漏孔。

祖父告诉我，阿根斯爷爷是
草原最好的笛手，吹笛和驯鹰
都是一绝。

暑假，我和枣红马往返于
阿根斯爷家。放牧不忙的时候，
我与他约定放鹰。

那是一只6岁的鹰，它扑扇
着翅膀站在阿根斯爷爷的手
臂上，弯钩般尖锐的鼻子，脑
袋不停地左右摆动，眼睛也
睁得很。它

幼时在西边的山上被阿根斯
爷爷发现，抓来时还不会飞
翔。阿根斯爷爷和鹰住在一
起，喂养它牛羊肉，用生肉
喂出来的鹰才会懂得猎物的
味道。

驯鹰过程是艰难的，也是神
秘的。阿根斯爷爷把鹰拴在
厚厚的皮手套上，鹰的翅膀
不断抖动，它乖乖地、安静
地站在臂弯上。草甸无人，
鹰在手臂上一次次起飞，一
次次摔倒跌落，它需要时间
去练习。数月后，他和鹰站
在草原的最高处。鹰的眼睛
机械，看见兔子踪迹后，不
断调整站姿，突然一个低空
飞行俯冲下去，精准地抓住
了兔子。

它成功了，阿根斯爷爷回家
就用新鲜的羊肉奖励它。

有次去放鹰，我跟着阿根
斯爷爷徒步上山，我们站在
最高点。草地苍茫，马在草
甸吃草，远处是烟雾弥漫的
河流、稀疏的蒙古包、放羊
的牧民、阳光下食草的牛……
这里的一切是自由的，那么
静谧，那么悄无声息地生长，
那么平和地等待晚霞的光
结束一天的生活。

阿根斯爷爷一边抽烟，一
边给我讲述驯鹰的历史。这
是他驯的第六只鹰，这门手
艺是世代相传的。“我几
次梦见我要死了，两个儿
子待在省城，不想回牧区，
不会驯鹰，不会放牧。我
将来会骑不动马，也会在
蒙古包里静静等待老天召
唤，这门手艺即将失传。你
手里的骨笛，是鹰骨做的。
那只金色羽毛的鹰，我一
生只见过一次这么大的鹰，
铺开的翅膀可以覆盖蓝天，
一双利爪足以轻松抓走两
只只肥羊。遇到的时候，
它已经死了，我用那一双
健壮的鹰腿骨做了一对笛
子，你和阿勒则各一个。”
阿勒则是他的外孙，比我
小三岁，居住

居住在另一个牧场。

我不由低头摸摸手里的
笛子，再看这只鹰，稳稳
站在阿根斯爷爷手臂上。
它的利爪紧紧抓住厚手
套，眼睛快速转动，发出
啾啾的叫声。它那么神
气，仿佛对一株草的拔高
都了如指掌。

这时，远处石缝里钻出
一只兔子。顺着阿根斯
爷爷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个灰色的点在移动。
鹰警觉地扑扇两下翅
膀，一个俯身冲下去，
不断靠近猎物，不断
调整姿势，不断和气流
搏斗，多像一个勇猛
的战士啊！刹那间，
一双利爪死死地按住
兔子，捕猎成功。我
们赶到的时候，兔
子毙命，鹰啄兔肉，
利爪使劲抓着猎物。
阿根斯爷爷抚摸他
背上的羽毛安抚它，
取下兔子。他抚摸
鹰，像是抚摸孩
子的额头，充满慈
慈和感激。

我想到这些往事，它们像
是发生在昨天；而今
晚，我和祖父下马
走进蒙古包，见到的
阿根斯爷爷虚弱无
力，面色苍白，身
体的血液像被抽
干一样。他斜着半
个身子靠在床
头，微微探出脑
袋，消瘦的手像
枯萎的树枝缠
住我的手，和祖
父打招呼。

祖父一直安慰他：“总会
好起来，熬过转
场时节，万物都
会重生。你也会
重新骑上骏马
牛羊，站在高
高的山顶放鹰
捕猎，和我一
起去镇子购
买盐巴和香
油。许多老伙
计在转场时
间重生，我们
都还有很长
的时间生活
在草原，疾
病一定会过
去，神灵一
定会眷顾善
良的人。”

他的身子蜷缩在一起，像冬
天牧场沉睡的老鹰，在寒
夜中喘着粗气，说话十分吃
力，目光空洞呆滞。我的眼
泪忍不住流下，他勉强握紧
我的手，干裂的嘴唇挪动着
词语。

“别伤心，我是草原长大的……
草原的孩子都有鹰的翅
膀，我死后在天空看着，
我可爱的孩子们都变成
鹰，一点点飞翔，飞到白
云最高，蓝天最蓝的
地方。”

他们聊了很久以前的事，
甚至聊到第一个在嘎
鲁图镇安家的家族。祖
父沉默地点烟，两个人
年轻时第一次见面，
就是我们家刚刚搬
来牧区那会儿，距今
20多年了。

今晚像是最后的告别，
我和祖父陪了阿根
斯爷爷整整一晚。

第二天，我们吃罢早
饭要走了，阿根斯
爷爷躺在床上和
我们挥手告别，
鹰站在一旁的
木桩上，它扇动
翅膀，啾啾叫着，
声音凄凉婉转。

我出门的时候，又握紧
了袋子里的骨笛。
阿根斯爷爷还是
没有熬过冬天。
他在两个星
期后的清晨，
吩咐家人们
为他擦拭身
体，戴上风
雪帽，注
视着鹰吃
完一块肥
美的羊
肉。听说，
他和鹰对
视了一个
上午。然
后，他让
儿子骑
马把鹰放
回天空。

他跟鹰一起飞走了。万
物的生命都是草原给予
的，在死亡来临的那一
刻，都要把自己偿还给
大地。

他送我的笛子，我再
没有吹过，把它放进
盒子，交给祖父保管。

鹰属于草原，阿根
斯爷爷的一生属于
草原。他们一定在
天空团聚，一人一
马一鹰，在遥
远的天堂自由奔
跑飞翔。